

智海長老在史丹佛大學 佛學研討會

佛音編輯部

師父 2007 年 5 月 25 日在史丹佛大學講過「般若心經五重玄義及玄奘大師譯經組織的經過」，反應熱烈，學生們聽過師父的開示，紛紛諮詢史丹佛的佛學社 (Stanford Buddhist Club) 的活動。劉慧念和佛學社商討舉辦一個佛學研討會，題目是“Academic vs Monastic Perspectives Live Q & A Session”，再度邀請師父和 Carl Bielefeldt 教授，於 2007 年 10 月 15 日，在史丹佛大學的 (Common Room) 開講，晚上五時至七時。

到了那天我們很快把音響弄好，教授也到，學生跟著一個個到。還沒正式開講，人已坐滿，跟著又有學生陸陸續續的來，沒座位便站在後面。開

始由史丹佛佛學社的會長和副會長介紹佛學社的活動，每天晚上都有聚會和打坐。然後慧念介紹師父和教授，師父是弘揚大乘佛法，以天台宗和唯識為主，其他隨力隨分，修行是提倡禪淨雙修； Carl Bielefeldt 教授是佛學研究中心指導教授，他專長於東亞佛教之研討。介紹完之後，跟著便開始解答學生的問題。

現在分兩部份記錄綱要，第一部份是我們師父解答學生的問題，第二部份是教授解答學生的問題，並由方賢照從英文節錄下來，翻成中文。

◆ 第一部份先由慧念請問師父：您在佛法上，那一方面是特別喜歡，比如在法門修行、研究哲理方面，有甚麼看法。

師父答：中國佛教有八大宗，每一宗都有研究一些，比較喜歡的有兩方面，一是教義方面、二是修持方面。教義方面選擇天台宗和唯識宗；修行方

面選擇禪宗和淨土宗。在教理上唯識屬佛教心理學，天台宗講圓融中道也不離一心，又有哲學道理，所以心理加哲學合起來是很好的。唯識的心理學是很符合現在時代，大家在科學上研究，而學佛的人應在心理下功夫，以佛法把我們的心理作用轉移方向，不要往下走，而要往上升直到成佛，不要令我們受罪受苦。物理和心理雖然是一個物質和一個精神（心），原理是平等的，佛法叫我們要從心的根本去做，要令自己快樂，單靠物質是不成的，就如穿衣、食飯、居住，那些物質只是我們生活的助緣，而不能全替代人的苦樂，需要我們從心中改善。有幾種東西親人都無法替代，要自己承擔，比如「病」、「老」行動不便，別人無法替你、「死」人到最後要走，更無人能替，那是人都不喜歡的事。所以佛是教我們如何離苦得樂的方法。但是人生是否單靠佛教，而其它不用呢？不是的！就

如各位在這裡讀書，培養知識，這是助緣，希望將來找份好工作，能夠對社會、國家、人類有所貢獻，如果再加上佛法，則對社會的貢獻更有幫助，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心理改善。

各位都知道世界各地常出現很多問題，都是因為不了解自己的心，要想世界和平，先要我們的心和平，才是究竟的和平，和平從內心發出來，然後再貢獻社會，這樣世界就好了。佛教講要淨化人心，把人心淨化之後，再做其它的事，就不會做對人有害的事，別人也不害自己，因為佛教是講因果的。

學生再問：在般若經典上以智慧為重，而淨土憑其信念就可以，請問法師智慧和信念在佛教如何共存。

師父答：剛才聽到教授講得很有道理，凡是一個宗教，都是以信為主。當一個人精神空虛的時

候，就會想找一個寄託；就如一個有癌症的病人，醫生無法治好，就會想找一個宗教，有所依賴，這屬於信，希望病好啦就滿願了。這種信仰有需要嗎？有一部份人是需要，是否究竟對的呢？不究竟的。這個是為病而求保佑，對於道理並不懂，只是信而已。還有一種拜這個神、拜那個神，甚至很多信仰，不知道相信的對方是什麼，這種沒有般若智慧，會走向迷信，甚至會走偏了！容易增加愚痴，就會造罪的。

如果有了信心，又有般若智慧輔導，這是很重要。那如何去證明智慧是對呢？剛才教授提到有三種般若，現在為大家解釋一下：一是文字般若，有的自己看經而明白，另一種是聽經聞法得的智慧。第二是從法師講的、或是從老師講的佛法，自己加以思惟，這樣比較微細。如果從聞而得的智慧，沒有思惟的智慧，就如天上下雨，落在地上流走了，

沒能浸透地裡頭；如果加上自己思惟，就如雨水浸透地裡面，地內有什麼種子，得到雨水滋潤，就可以開花結果。第三是從聽經聞法，明白佛法道理，加上思惟再去修，達到實相般若的境界，自己體驗到的，從內心產生的般若更好。

我剛才說有信心不如有般若，可是單有般若而沒信心也不成，佛法說要有中道，不能偏一面。如果單有般若而沒有信，變成世間聰明，容易起驕慢心，甚至到了佛寺，看到佛像，當藝術品看，如同在博物館看佛像，不會去拜佛，覺得佛在心中不必去拜，所以要般若智慧和信仰並重才可以。這如同鳥有兩個翅膀才飛得好，單是一個翅膀就飛不好了。就如有人，聰明又能幹，但交朋友沒有誠意，那就有問題了。如果有智慧、人又老實，對人有誠意，那就人人喜歡了。所以單有般若，沒有信又不仰，就看不到聖人的功德，起不了恭敬心了。

◆ 現在第二部份，由方賢照居士把教授答學生的問題，從英文翻成中文，以便大家容易了解。

學生問：佛學家保羅威廉斯教授於其“大乘佛教”一書中認為佛教從古至今都不是統一性，也不是一元性的教派或學派，他認為佛教乃是一個精神式的。那你有沒有一個特別喜歡的佛教哲理？

教授答：我跟法師一樣，與天台及禪宗特別有緣，天台宗對我來說更具趣味，覺得它是中國佛教之分水嶺。當其於六世紀興起之際，中國本土大德終於具備了大量佛典，能夠將其中義理自行重新組合，揉合了不同的佛教宗派，將坐禪與研究佛理做了一個平衡，而自成一個具完整性的派別。

他們的影響力甚大，能夠樹立高度精密的體系，於中更有完整的儀規，打開了學佛種種不同的途徑，如淨土法門等等，我覺得它異常有趣，與眾不同。而禪宗呢？當然最有名堂。從天台宗行門及

知識中衍生出來，但著重實踐，從日常生活中修心，往往對哲理思惟不太經心，比如一個徒弟要向師父問佛學的話，多會被訓示一頓。

但如果我們將天台及禪一起研究的話，我們即能洞察東亞佛教的精要。中國佛教東傳高麗及日本過程中，天台及禪宗之影響力最大，我本人是研究日本禪的，如果你不研究天台，就不能入禪之門檻，我是兩樣都喜好。

學生問：般若系統典籍表揚智慧乃最高無上之開悟法門，而淨土行者認為只憑信念即可，這兩個迥然不同的立場，如何能夠共存？

教授答：此題十分複雜，而關於你對智慧與信念之定義，普遍的標準答案是佛教乃理智的，非以信心為主，個人的解脫全靠自己的知識與修行，與其它一宗教不同。

而智慧又分三種：「聞」聽經中得來的智慧、

「思」自己思惟所得、「修」自己執行技術性之佛教，深入修行，直到能夠印證真如境界。說是這樣，但一開始必需具備對此法門的信心，有信心才能深入，所以信心是任何宗教入門之基礎，到最後才獲到認知，明白了自我經驗的屬實，到家的時候，一剎那間「信與智」合而為一了。

學生又問：有宗派認為只需依靠自力，因個人就已是一尊佛，不需佛力，這對自己的信心，是不是跟上述信念一樣？

教授答：只靠對自己的信心，可能太天真一點，比如真的有人告訴你憑自己信心便會成功，而你對這個人信心十足，這不是一開始就有信念嗎？所以必須從個人中走出來。

學生問：佛教認為有上帝嗎？

教授答：因為佛教中也有不同的派別，這個問題最好從其不同觀點發問，或可以問那一種上帝？

在耶穌教裏，上帝是一個創立者、一個立法及制裁者、一個法律性的上帝。這種形像的上帝在東方或印度宗教則少見。但是一個悲天憫人的上帝嗎？佛教裏很多，這樣的一個救世者算不算上帝呢

？他在佛教裏無處不在，只管救人，一點也不去裁判我們是與非，一個充滿了慈悲心的，救人出苦海者，乃佛教中極為突出的，與耶穌將人從罪惡中救出有相同之處。又有另外一個上帝的概念，一個耶教認作“上蒼源頭”的上帝，一個絕對性的，無所作爲，但無處不在，這樣一個概念也就存在於佛教中。